

【浮世绘】

此房出租

□高绪丽

“咄”，一声脆响，响彻耳边。眼前这个挤满五谷杂粮的小屋迅速调整尺寸，调整到我的瞳孔刚好可以装得下，能够让我一目了然。

她从一个装有少量小米的袋子里抬起头，齐耳的灰白头发尤为抢眼。咧咧嘴角，她面露愧色，“里面有个米虫，我把它拍死了。”语速不急不缓，但我还是留意到她说的那几个字，“拍死了”。

我的心脏还沉浸在刚才的声响里，嘴唇却开始上下蠕动，道：“有糯米吗？”

“有。”她没过多言语。

门口旧桌子旁边的挂钩上有塑料袋，她拿起不锈钢大碗，来到角落的袋子前装糯米。“要多少呢？”她把装进袋子的糯米拿到电子秤上，显示正好10块钱。我说，“就这些吧。”

帮我吧袋子系紧的工夫，她又问出心中疑惑，“刚考的驾照吗？”

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她接着说，“总在米店门口看见你停车，要倒好几下才能停好。”说完，她的脸颊反倒先飞出红晕。

我听见有人称呼她老金，我也记下了。她的老家在东北，大儿子到这座城市工作，她也跟着搬了过来。

米店正对小区北大门，与小区的一排垃圾箱斜分小路两侧。米店的屋檐做成了可以遮阳避雨的加长檐，门口放有一把旧椅子，常常看到米店门口坐有一堆聊天的人。

平日我时不时在米店门口停车，除了经常看到闲坐米店门口的老金，还有在垃圾箱里捡拾废品的干瘦老太太。

一个秋雨绵绵的傍晚，我从外面回来，经过摆有垃圾箱的路口去往地下车库。在昏黄的路灯灯光下，干瘦老太太跟身旁人轻声嘀咕，“最近行情真是不好，一斤纸盒比以往能少卖两毛钱。”另一个人附和道，“一天也捡不了多少。”明显是老太太遇到了“知音”。夜里躺在床上读书，读到“潮水也充满动感和力量，它们也许不是活的，但绝对充满生机”，我暗自思量，连同自己在内，所有人都在既定的生命轨迹里倔强又不肯认输地坚持着，但无一例外，我们都努力且热爱活着，充满生机地活着。

再后来，经过小区北大门，常能看到垃圾箱那里捡拾纸箱的，除了脸熟的干瘦老太太，还有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头。无论喜欢与否，我们常常成为彼此眼睛里的风景。不捡垃圾的时候，老太太喜欢把整个身子都陷进米店门口的旧椅子里，像是小孩穿了大人的衣服，她把两只手分别搭在椅子两侧的把手上，看上去非常别扭。她的眼睛时刻盯着垃圾箱的方向，但她与老金聊天时的神情，看上去非常轻松。

一天清早，我与孩子准备去公园骑单车，出门时顺便去扔垃圾。正好对面也有人过来送垃圾，起初我没有在意那人是谁，就在我扔完垃圾准备离开时，才听那人不紧不慢问道，“美女，要出去吗？”我下意识抬头辨认，原来是老金。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对话。

我看看老金，又抬头遥看一路相隔的她的米店，没想到一张白底黑字的“此房出租”中规中矩贴在醒目的窗玻璃上。我隔空伸手指了指米店，她瞬间读懂，“小儿媳妇要生了，我要回东北看孙子了。”见我不动声色，她又道，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过来看看！”我没有犹豫，随她一起走进店里。

原本堆积如山的米店好像劫后余生般冷清，货架上空空如也，地上零星几个尼龙袋，袋子里的杂粮所剩无几。两大袋大米孤零零堆在墙角，犹记得当初大米堆得有大半人高。她率先开口，“昨天就开始清仓了，今天还能再清一天。”我指了指墙角两大袋子大米，问，“那些有人要吗？没有的话，我都要了。”我来到一个尼龙袋前，看到里面装的是燕麦，有三四斤重，我说，都给我吧。她说，那照进价给你。我又买了些高粱米，看到有小半袋小米，问她价钱，她解释说，“这个小米适合做大锅饭，最好在厂子的食堂里吃，你别要了。”我抬头看看她，为她的诚实感动。

谈起米店当初的选址，老金滔滔不绝。这里周边尽是居民区，又碰巧老金很早就有利用老家盛产的大米开米店的打算。不管怎么说，对在企业做了一辈子会计的老金来说，退休后开店实乃人生的一个大挑战。所幸米店的生意一直不错，即便是最困难的那几年，米店依旧每天都有进账。

我们说话的间隙，一个打扮时髦的中年女人走进来，她没有买东西的意思，就是单纯想找人说话，站在我身旁，面朝老金，嘴里唠唠叨叨，“昨天我回老家了，给老人拆洗被子，又给老人洗了个澡，把我累得腰酸背痛……”老金不紧不慢回道，“身累不是累，心累才可怕啊！你应该感到庆幸，现在还有个妈。”我付完钱，要离开，老金一个劲儿跟我道谢，“谢谢啊！”“不客气啊！你也给我便宜了。”“还是要谢谢的。”老金坚持道。走出门，依旧可以听到中年女人不停发着牢骚。

没想到过了几日后，曾经的米店门上已经铁将军把门，贴在窗玻璃上的印有“此房出租”的旧纸，像被霜打过似的，倍加落寞冷清。门口的那把旧椅子还在，老金离开后，捡纸箱的干瘦老太太还在垃圾箱那里翻找，偶尔她还会把身子陷进旧椅子里，只是椅子看上去更加空荡了。

又几日，那把旧椅子连同那张“此房出租”的旧纸都不见了。有人在屋子里叮叮当当，这里新换门头，成为一家视力矫正店。昔日的米店，已经彻底离开我们的视线。

渐渐远去的记忆，留下一种叫做“回忆”的东西，借住在我们的心房。就像一张旧唱片有时会让想起某个已经不在的人，或者不再年少的我们自己。老金离开了，一同带走的还有属于她的旧时光和永远说不完的故事。只是偶尔我还会想起老金，会在心里默默问上一句：现在的她，好吗？

（本文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）

□李晓

有一天，我在妈妈的老房子里，身体陷入破了几个洞的旧沙发，疲乏之中小睡过去，打起了轻微的鼾声。等我醒来，发现妈妈正怔怔地望着我。

妈妈轻声说，你长得越来越像你爸爸了。爸爸生前也时常把困顿的身子陷入沙发，老年斑密布的脸上，皮肤毫无生气地耷拉着，有时小憩过去，呼噜声中，胸前落满口水。三年前的秋天，爸爸驾鹤而去，如今化作星星的眼睛，俯瞰着人间大地上的亲人。妈妈之前还对我说，你说话的腔调，皱着眉头想事情的样子，越来越像你爸爸的神态了。

爸爸的样子，在我心里，一直固定在50岁上下的年纪，走路缓慢，对没有到来的日子总是充满深深的忧虑。爸爸79岁那年，因为严重痛风，双脚长满痛风疙瘩，如果没人搀扶，几乎不能独立行走了。我心里至今不能接受爸爸衰老后的样子。

妈妈的话，让我忍不住暗暗吃惊。有时我对镜打量自己的神态，还有说话的腔调，很多杞人忧天的想法，真的越来越与爸爸神似了。这是强大基因的不可抗拒，时光在不动声色中把我雕刻成爸爸的模样。这让妈妈对我的依赖更深了，每当我在她身边，她就有种爸爸回来了的奇妙感受。

爸爸和妈妈的一辈子，差不多就做了三件事：工作与种地，把孩子养大，渐渐变老。爸爸坐过几趟飞机，中国地图上的省份走了七八个。妈妈一辈子从没有出过远门，一双脚还没有跨出过省外。汗水中的盐，泪水中的苦，笑容里的哀愁，消费着时间，却也让人目清心静。爸爸走后，妈妈说，这辈子没啥其他想法了，就想享受一下四世同堂的欢愉。

很多人的一生，就这样把生活流程走完了。从蓓蕾初绽，到老树虬枝，最后爱恨入土。时光的大雪，片片飘落，铺展成皑皑雪原，雪融后满地泥泞，尘埃厚重。我们接受着时光的打磨，从豪情万丈到心平气和，从展翅翱翔到羽翅收敛。

朋友老牟83岁的父亲，两年前的一天，平时脾气温吞的他突然之间变得暴躁易怒。那天，老牟的父亲在家里对老伴咆哮着说要离婚，惹得老牟的母亲伤心哭泣。老牟赶到父母家，暴怒的父亲指着母亲说，你看你妈，老不正经，伤风败俗啊。母亲把事情经过讲给老牟听。原来，父亲一直尾随着跳广场舞的母亲，主要目的就是去盯梢。有一次他发现一个老头请母亲跳了一支舞，当场冲过去同那“老不要脸”的老头厮打起来。

这个心结，让老牟的父亲消化不

了，他果断地提出离婚，还把家产、家当在本子上分得明明白白。经过老牟耐心劝解，父亲终于咽下了这口气。然而，接连发生的事，让老牟隐隐感到了父亲的不正常。母亲外出走一步，父亲就要在后面跟随一步，疑神疑鬼的他总是担心母亲“晚节不保”。有一天，外出的父亲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好不容易走到自家小区，却忘记了楼号、楼层，最后还是在在一个好心邻居的护送下才回到自己的家。老牟把父亲送到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是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，就是严重脑萎缩导致的老年痴呆。老牟明白这个病导致的后果。3个月后，父亲忘记了家人的名字，有一天他望着老牟问：“你是隔壁的，来我家干啥？”老牟大声说：“爸爸，我是您的儿子啊！”父亲挠挠后脑勺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对啊对啊，你是我儿子啊！”一会儿，父亲又木然地望着老牟问：“你到底是誰啊？”老牟很难受。父亲的记忆好像传说中鱼的记忆那般，只有短短的7秒。父亲的脑子，陷入了时光混沌的沼泽。

有一次，老牟在卫生间里给父亲洗澡，父亲本能地蹲下身去，他还懂得害羞。老牟擦洗着父亲的身子，这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，骨头上薄薄的皮就像泄了气的一架老鼓。老牟给父亲洗完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老头儿焕发了精神，突然开口问：“你是我啥人啊，对我这么好？”老牟说：“爸爸，我是您儿子啊！”老头儿点点头，说：“还是儿子好。”

父亲在家里总是闹，深更半夜起床收拾衣服，嚷着要回老家去。受尽父亲折磨的母亲，与老牟商量后要把父亲送到一家养老院照顾。老牟把父亲送到养老院，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今后这里就是您的家了。”父亲点点头说：“好啊，这里好。”可当老牟转身回家时，父亲又嘟囔着跟随他。回头望见父亲那委屈、可怜甚至是哀求不要丢下他的目光，老牟的泪一下就涌了出来。老牟又搀扶着父亲回了家。

今年春天，老牟的父亲在医院去世了。临终前回光返照的父亲，突然从枕下掏出一张存折，摩挲着，告诉儿子：“这个，都是给你攒下的。”打开存折，是这些年父亲勒紧裤腰带攒下的17万元。

老牟跟我聊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总以为父母不会老，一直护佑着儿女子孙，却不知时光也在慢慢啃噬着他们，等他们老了，我们也在追着他们的脚步。”

那天，我与老牟望着阳台外城市的灯火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
（本文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【有所思】

这就是时光